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一)

王若虛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金史本傳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敍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微服北歸鎭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

若干卷。傳於世。

淳南遺老集序

黃烏止於邱阿。流丸止於甌臾。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劒。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咻咻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踳駁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玄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覼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訂磌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眄。爲世標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淳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註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性情。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傳

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於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試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鎭俗。其庶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欒城李冶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淳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希顏、良鄉王武叔、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遊。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英遊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淳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喜四六。其主持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其爲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義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屬爲引。予謂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置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敏祉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羣書論議記釋

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爲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於滹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覃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如隔宇宙有可慨者滹南生乎其間必其遺風餘澤之沾匄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鈔其會余意者隨所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之値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輿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閼逢涒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滹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滹南遺老集目錄

第一卷
五經辨惑上
第二卷
五經辨惑下
第三卷
論語辨惑序　總論
第四卷
論語辨惑一
第五卷
論語辨惑二
第六卷
論語辨惑三
第七卷

論語辨惑四
第八卷
孟子辨惑
第九卷
史記辨惑一　採摭之誤
第十卷
史記辨惑二　採摭之誤
第十一卷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
第十二卷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
第十三卷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
第十四卷
史記辨惑六　姓名冗複

第十五卷
史記辨惑七　字語冗複。
第十六卷
史記辨惑八　重疊載事。
第十七卷
史記辨惑九　疑誤。
第十八卷
史記辨惑十　用虛字多不安。
第十九卷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第二十卷
諸史辨惑上
第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下
第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上
第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中
第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下
第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第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第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第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第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第三十卷　議論辨惑
第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第三十二卷　雜辨
第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第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牘
第三十五卷　文辨二
第三十六卷　文辨三
第三十七卷

文辨四
第三十八卷
詩話上
第三十九卷
詩話中
第四十卷
詩話下
第四十一卷
雜文
揖翠軒賦并序
瑞竹賦并序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第四十二卷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清虛太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第四十三卷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焚驢誌
哀鴈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恆山堂記
第四十四卷
雜文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茆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眞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源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赴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第四十五卷
雜文　詩附
祖唐臣愚菴序

復之純交說 并序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眞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詩 附
貧士嘆
白髮歎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再到故園述懷五絕

評東坡山谷四絕
評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圍棋圖
續編詩附
據憤
贈王士衡
感秋
生日自祝
失子
憶之三首
復寄二首
病中二首
感懷
自笑
別家

慵夫自號
西城賞蓮呈晦之

淸南遺老集卷一

金壇城王雲虛著

五經辨惑上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之智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爲明白蓋人之所以陷於禍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義故耳堯世之學者皆認爲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於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小前以忠國者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效於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爲證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爲太甲鄭氏以爲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周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語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公所論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弟不應爲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爲詳左氏司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甯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弒君之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弒君豈復有例稱臣爲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爲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可指爲無道而弒之矣長奸雄之志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於弒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爲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爲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弒之而三傳皆以爲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於疑似者一何嚴耶至於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爲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於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爲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愎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爲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爲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名何耶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三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爲衆所絕也而稱國以弒又何耶經書薛弒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弒薛侯之罪安得略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爲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而不弒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

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弒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故僕因國人以弒之。公穀於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啖助曰。弒君例懲暴君也。施於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爲非也。夫經於被弒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謚、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爲誰邪。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爲稱臣。而無者爲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爲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爲訓也。以湯武之德。討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於桀、紂。而爲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爲此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爲聞誅一夫而不聞弒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別。夫既均稱爲君。而加之以弒。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爲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於衆意而不可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弒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弒之。罪在一人。衆弒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爲經作。而經不爲傳作。信傳而誣經。其陋儒已矣。左氏稱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

莊公得詩八錫類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爲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抑觀其爲人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於親也邪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欒盈之誅羊舌虎與焉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叔羊舌之族及於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邪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於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妒實出於妒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爲妒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之主者乃復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字皆相應不宜於此獨以主字屬民且主豈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伊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於左傳之末而爲之說曰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與尚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謂其粗有益於左氏故錄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毀而此說爲尤甚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

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囚本爲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鯀殛而禹興。下云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故爲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隙嫌廢公道而已。詎須比類之親。然則元凱於此。不獨誣經。而其於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爲丘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於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爲丘明。非也。張橫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爲誰。然亦不主丘明。以爲莫考也。蓋不以助說爲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於畏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芻蕘之言。一是非也。蓋亦獨論左氏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於丘明。可遂以爲是乎。劉歆之徒。惑於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爲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於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稱之者。特所恥兩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於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爲聖人之徒邪。且丘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訓誨。然往往得其言不而得其所以言。丘明何人哉。就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於兒童。啖助折辨其失可矣。而必云別

有左氏則其意亦以正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於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無聞焉耳嗚呼高之解經類以私意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於此著疑以示重愼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書以爲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況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略同公穀皆以爲夫子賢之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近於愚其志可哀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慝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汚就使旁無一人亦所不禁況左右有司之衆足以自明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爲女待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事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於夷途而世每以矯拂難能不近人情爲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

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於后夫人等下。而別爲一號專指婦人爲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豈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爲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以爲夫子。其說牽合。蓋無足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於其婦怒之至深。故爲是忿激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汚。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爲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予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衞。衞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

五經辨惑下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證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於曾子。要皆以孔子爲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寡婦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謂哀戚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予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無取。至於妻妾行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爲賢而錄之。且前既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爲此說。非自相反覆耶。

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爲更事。既已不安。而三五之稱。又不知從何而知爲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

如此。反注樂記則曰三老五更互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穎達見其矛盾。則從而爲之說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說呶呶。孰知眞是。蔡邕謂更當爲叟。蓋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爲更耳。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是知應爲叟。又以三爲三人。五爲五人。此最近於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似。而穎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信鄭氏之專也。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爲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誕。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之尊賢。至於師之。盡矣。優其禮貌。厚其祿賜。有謀則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著冕持干而舞乎。稷、契、皐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召之徒。不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者旌之。不然者懲之。可以教天下也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勉強而一行。然見於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爲下者慚怍而不能安。爲上者矯拂而不可久耶。胡致堂徒怪其行之者寡。傷古道難復。而不知此等實非可行之事也。王樵林東獨鄙其說。以爲漢儒撰出而不之取。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唯一見此人。則夫特達不惑之士。世豈得易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是而已。哀矜審愼。則有之。至於當罪無疑。而必有三

宥焉。以爲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收恩。此後世之虛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爲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夢帝與九齡。周公撻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此三語者。其於文勢爲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而鄭氏皆云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氏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紕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審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知經文詭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理。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於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耶。

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爲嫡。遂不謂之妻乎。彼所謂天子諸侯之妾。亦皆出于奔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待接見於君子。予謂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牆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君子之所當接者哉。

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答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曰。上下同美之也。大是謬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遂事事分別。雖道德理義。萬世不可易者。亦或以爲異尙而偏勝。不亦過乎。如忠敬質文之說。前人旣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讀之令人失笑。夫賞罰之用。視乎功罪而已。先後輕重。皆以類相從。而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爲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甚謬。而學者信之。以爲先王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於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皆不足取也。

喪服之制。親疏輕重。固有等差。至其哭主于哀。則一而已。而記禮者曰。斬衰之哭。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注云三曲者。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爲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度。是與教歌謳無異。豈復有哀邪。甚矣。漢儒之怪也。

禮小功不稅。而曾子譏之。吾以爲是孔氏皆喪出妻。而子思變之。吾以爲非。禮者人情而已矣。

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孝經稱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數諫。文宣王晞止之曰。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日愼一日。太宗嘗責宇文士及之佞。對曰。南衙諸臣

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臣若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此乃爲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於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倣其意。著爲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爲聖人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愼。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於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此聖賢相傳以爲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爲明。徑行以爲果。按之無迹。加之無名。而曰吾以德奸雄而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患。而帝堯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誅。逮舜之世而後有流竄放殛之事。猶不盡置之死。蓋古人之重殺如此。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於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於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衆矣。尹諧、潘正之屬。不見於經傳。姑置無論。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爲叛逆。罪孰大於是者。而卯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於華士。尤非其比。韓非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聞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遂執而殺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苟少遲疑。已爲卯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甯人負我。毋我負人。使卯誠當死。

自有常刑。豈必如仇敵相軋。以先舉爲得計哉。蘇氏嘗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爲萬世法。顧復有此說。何耶。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聖人。是非眞僞。無從而質之。則亦求於義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而駕己說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穎。近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說者徒謂聖人嘗用於魯。必當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汚辱之。可謂切中陋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猶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爲言教化不至。不當罪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於察姦。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爲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張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說。推此意而爲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過正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卽刑之。審可恕也。當諭而遣之。幷執其父三月不別。至於請止而後赦。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耶。抑不勝囚繫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而終莫之請。孔子將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責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皆持此說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於身。而卻藥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以刑爲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爲能。而幸於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爲衆疑於

無罪者而遽誅之。疑於必殺者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於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惡疾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爲律令。雖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子。出於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於嫉妒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娶。是絕物也。聖人無絕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羣臣以寘窀穸之事。寘窀穸二字從穴。無疑其爲塚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爲長夜。晏子之論陳氏曰。民人痛疾而燠休之。燠休云者。亦温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爲痛念之聲。未曉其說也。

衞獻公復國。大夫逆于門者。頷之而已。頷蓋微點首之貌。而注以爲搖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於越入吳。注以於爲發聲。竊謂經語無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闕疑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絰哭井爲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云者止是語辭而注云若欲爲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言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軫所謂行道之人盡知之是也而注以爲行仁義至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爲飲食忠爲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爲飲食而忠何以爲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妄如此

禮記有間傳其義未解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間字如何包許多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此特一時忍詞而已而呂氏春秋言夫差實抉其目著之門殆未可信揚子論子胥曰諫吳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記爲說予謂眼之絕不成語或者字之譌也歟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呂氏春秋耳

滹南遺老集卷三

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盡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撏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之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菴刪取衆說最號簡當然尙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

久學者求之大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既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訐眞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

復可疑。而范純夫猶謂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滹南遺老集卷四

論語辨惑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爲三次而晦菴謂所傳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檢點程氏聞之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意謂君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於本文而新說有功於學者姑兩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以是爲本而以餘力學文耳說甚佳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吾必謂之學矣舊疏云此章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矣吳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使務其本耳不曰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說皆非蓋此本言已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以卜其學而已韓退之嘗云苟行事適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意與此同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爲得之晦菴曰人之爲學大要不過欲爲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四者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也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固舊說以固爲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敦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舊說爲長

毋友不如己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不己若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其說甚佳。林少穎乃通上句爲義曰。忠信不與己同者不與爲友。此正疑其害意而爲之遷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雖終身不可改。學者類能辨之。然其爲說過正者何多也。東坡曰。君子之喪親。常若見之。雖欲變之。而其道無由。是之謂無改父之道。葉少蘊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剌不能三年是也。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變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胡寅曰。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三年之喪。而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說之曲。不辨可知。鄭厚則疑其有爲言之。而弟子不善記。歐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子之云。此亦過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云。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有礙而不通者。昔牟融鮑昱援引此義以遂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繼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經詭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稱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於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於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斁無疆

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予謂蘇子此論流於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詩乎三百出於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禮義則所謂無邪也其說當矣且孔子論詩而以其本語蔽之則所取者固詩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爲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蘇氏之鑿也已自爲鑿而反病時學之不通亦過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以爲疾病之外不可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或曰父母愛子之心唯恐其有疾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無不謹亦可以爲孝予謂從新說則文順從舊說則意完然皆有益於教當並存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視曰觀曰察文之變耳晦菴曰觀詳於視察又詳於觀此幾王氏之鑿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恐不若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菴戴周氏之說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於此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眞知當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程伊川曰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則未免爲曲說晦菴曰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意已足矣而

復曰由此而問有必知之理此又流於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當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儻能識別於此則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誕妄之甚不足論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愼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祿將以自售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說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爲任正人廢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之以舜湯伊皋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禮而云爾馬融以所因爲三綱五常所損益爲文質三統殆是妄說而朱氏取之蓋未當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菴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予謂前說爲優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菴曰記者序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於泛論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釋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時王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亦問敬愼之至也予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則僞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解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爲微言隱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卻本分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不著其姓名殆爲闕典也

子謂韶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唐虞揖讓湯武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爲非至有詆毀而褻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予嘗論之堯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優劣之殊質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之意直後人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之以臣伐君與夫授國他人而廢其子均爲不順自不得已之變而論之則堯舜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故夫論湯武之事者亦決其果是與非而已是則爲義非則爲賊豈特優劣之分哉然則湯何爲而慙武何爲而未盡善曰湯之慙憂後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襲其跡者得以爲口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桀爲不可伐哉武未盡善此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此說是矣而以其跡爲不及蓋亦未脫於流俗之見邪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說者雖多皆莫能通予謂貧與賤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己意則甯闕之而勿講要不可隨文而強說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疏以爲不聞世之有道其說甚謬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虛生也斯爲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喪之際未嘗不失其本心而況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所謂過於深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出於己也伊川曰利於己必害於人所以多怨謂怨出於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己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己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爲貫道之實嗚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則是兩端何足貫夫子之道乎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庶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眞矣然則盡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鄙其所得而勞心於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益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進策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衆善使之不過者耳夫子又嘗語子貢矣曰予非多學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於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實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爲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實在於此猶仁者

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準之。亦似有理。然而決非夫子之一也。尹彥明曰。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爲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范純夫亦云。先攻子貢之失。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言而不復問。皆已默悟於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貢者。謂其先然夫子多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繼之以非與之請。豈爲不能知乎。予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於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恐未必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爲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記之而附會耳。宋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愼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遷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長。而兄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愈於公冶長。聖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林少穎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故從而錄之。本無異義。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則漢之第五倫矣。其論尤佳。

淳南遺老集卷五

論語辨惑二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爲廢墮於學嗚呼一晝寢之適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墮行之眞僞何足以卜之而夫子之怒至是乎蓋其墮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則予之眈寢日以爲常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荊公曰宰予之大罪在於行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爲不足責東坡曰晝居於內非有疾不可予蓋好內而懷安者皆求之太過者其餘說者尙多迂陋益甚無足辨焉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一日之言予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爲衍文無疑也家語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爲之耳夫子所謂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聽人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予邪言猶可也至於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察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猶必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及也己欲無加諸人易使人無加於己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於人矣而欲人無加於己雖聖人不能也顏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註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人之加於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強生穿鑿殊無謂也晦菴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卻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也字爲者字於文爲悖矣又曰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予謂如彼之說亦只是恕何足爲仁乎林少穎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然此以爲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蓋自謂能之則不許甘於不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說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實罕言之故雖高弟有不得聞者蓋自漢以來學者莫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爲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爲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名教不爲無功而衆共嗤點以爲不知道高論既興末流日甚中才庸質例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末知已指六經爲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錯謬者十八九此亦何用於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爲通儒而是說譆譆者未必無罪於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必始於此後生小子盍亦少安甯失之固無涉於妄甯處其卑而不至於僭焉則善

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於畏慎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爲如是亦足而已。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必三思。蘇氏曰。再愈於一。而況三乎。程氏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其說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於三。何遽爲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喪之禮爲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蓋事有不必再思。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呂侍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侍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夫以元遜之流。而剛很自用。卒至於殺身。則呂君之戒。固未爲失。然而無答者。豈以彼既自護其短。故不復與之辨與。抑亦膠於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爲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東坡曰。高古之過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繼。孔子因其不繼而譏之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殷勤委曲以徇人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呼。從孔氏則幾於狷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於文勢訓義。又爲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云。周濟急難。何害爲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達矣。今未可以乞醯認爲不直。林少穎云。是必高不謂之乞諸鄰而與故也。二說與鄙意

暗同。夫人求於我。我適無而鄰幸有。公乞而明與之。鄰不爲病。而求者之望償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爲之。而安有不直之譏。意者竊取諸鄰而名爲己有。紿其人而爲惠耳。僞而不眞。故聖人惡之。晦菴譏其掠美市恩。蓋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或訓焉爲何。而屬之下句。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或讀不爲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爲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況未高乎。

夫子以顏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爲賢。周濂溪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胸中有道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哉。今乃如衲子下句曰。什麽是受用。吾門中何事此等語。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輸他顏子得心齋。一時好事者爭諷誦之。予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蓋夫子之於顏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彼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隳支體。黜聰明。心齋坐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而吾黨引之以爲美談。誣先聖而惑後學。其風殆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謹。趨向一差。則要利盜名。文姦濟惡。皆學之爲也。末流或至叛聖人、害天下而不顧。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

爲人。王平甫、張南軒亦同。荊公曰。君子一以貫之。小人尙雜博。王補之亦同。沈道原曰。君子者、揚雄所謂大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純夫曰。君子學其內。小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謝顯道曰。君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誦其數。皆不足以盡之。呂東萊曰。小人者。非險賤不正之謂也。果險賤不正。安得謂之儒。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予謂不然。儒者所業之名耳。豈以行爲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徑徑小人。小人樊須。從其小體爲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賤不正之屬也。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實未醇。則夫子以是警之。蓋不爲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明。人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能終身。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顚沛。無一不出於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以東坡爲當。設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爲顏子乎。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宰室。程氏曰。由徑者。謂踐田疇之類也。使小道便於往來。由之何害。予亦謂誠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滅明捐介之士。不足爲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子微云。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是也。此論太高。恐非其實。史記稱滅明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孔子有是言。又曰。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論語證之。史記爲近。

宰我問井有仁焉之說。舊說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聞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穎謂仁當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將從之。予謂從舊注則仁字不安。從伊川則逝字難說。此當兩存之。要之伊下闕。

上闕。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爲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爲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之所稱者。勢可以取而不忍爲也。武王之卒伐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學者拘於世俗之見。而不知聖賢公天下之大義。豈足與語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予謂利者聖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爾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子答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循乎天理。求善賈則心已先動矣。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疏以爲嘆時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行

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予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說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爲出於億度。而遂謂自漢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子畏於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既以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爲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以事觀之。則爲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之所畏也。其說甚佳。

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說以爲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反而後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之爲名。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蓋未嘗戾。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焉。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既已句斷。而別舉逸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友悌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之說。豈不妄哉。此論爲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爲兩章者。決無疑也。晦菴不知詩之所指。止當闕之。而云上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還自興元。欲因迎扈軍威。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

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邪。

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止是端莊厚重耳。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爲雜記曲禮。非獨孔子之事。皆置不說。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爲誇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足盡信哉。

晦菴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子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菴解食不語。寢不言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爲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不敢嘗、愼疾也。必告之、直也。予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況孔子之於康子乎。且使饋藥無迫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

孔子廢焚而不問馬。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

而爲之說。本不須著此三字。鄭氏以爲貴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於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之說美矣。至舉敝帷不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如此。而說者以爲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滹南遺老集卷六

論語辨惑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則脫驂於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於顏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予謂胡氏之論。若勝於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貲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於父母且然。況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奪師之車。其不最彼已。不知重輕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誚於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驂之賻。則我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故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生死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以爲因孔子之言而不敬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爲人。門人知之亦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爲大過也。

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於此。通爲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橫渠曰。司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訒。告仲弓又別告顏子又別。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山曰。司馬牛問仁而告以其言也訒。則曰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夫仁不可易爲之。則言之固宜訒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訒。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謂眞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爲意圓而語滯。晦菴亦云。不得已之辭。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我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爲能忘物我。傷義既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於異端而不覺邪。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於墨氏之兼愛。意則廣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喪其子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者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而

至於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足懲。委靡頹墮。每事不能立矣。故甯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菴過爲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信於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國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無宿諾。此說爲是。晦菴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而所以取信於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豈所以服罪人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條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縕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辭。自當以意逆志。而晦菴遂云不待其辭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於舜、湯舉伊、皋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由也。如自天

祐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以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扼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於已然禁之於已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爲非此亦過於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卽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菴乃訓爲期曰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蘇氏曰此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爲斗筲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稱如此予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於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於衆耳師弟之間眞實話語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菴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好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爲君子也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惡異類猶冰炭也妒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恥望之哉使凡

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孔子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亦觀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於鄉人之好惡者哉。胡氏曰。憲問一篇。皆原憲所記。愚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爲旨。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册繁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爲號。前輩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答。或謂嫌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於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爲善者非以干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明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眞。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至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蓋稱其用心耳。此說爲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子西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潁濱曰。公孫夏無足言者。非所當問。此蓋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皆未嘗

疾。而獨疾於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謂潁濱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然其自爲說亦未當也。夫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心焉。今以沮己而遂短之。是其言出於私怨也。聖人恐不如是。晦菴曰。子西能讓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致亂。則其爲人可知矣。此說頗安。雖然。以子產、管晏而夫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爲子路之語。此蓋惑於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前漢鄒陽爲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死。予按論語稱桓公正而不譎。蓋總言其行事直而不詭。以爲賢於晉文耳。鄒陽之說。殊爲乖戾。然東坡反引爲證。而又以納辰嬴實晉文之譎。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道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昭嘗稱桓公殺弟以反國。而韋昭注云。子糾、兄也。

言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爲弟。豈必有所從乎。若止以薄昭爲據。則其說固未定也。左傳經蓋云納子糾。而公、穀之經不書子。夫三家所傳。原有得失。今徒以順於己意。遂獨是公、穀。則其說亦未定也。其言齊小白入于齊者。彼自是齊人耳。文勢固然。恐無他意。則其說又未定也。夫以未定之說。而斷然自謂得聖人之旨。安能使後世必信哉。然則奈何曰。不必論也。使子糾果爲弟。則三尺之童皆知其不當爭。管、召固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蓋家語亦載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語浮誇。未必眞出於聖人。然其義有可以發明乎此者。夫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禍而出奔。當是之時。立者從之。亦唯國人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莒先入。國人奉以爲君。初無異議。則齊既爲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得爭。實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故不以管仲爲非仁。而亦不以召忽爲不當死。邢氏疏義略得之矣。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言亦可以爲仁耳。注疏晦菴以爲誰能如其仁。其於辭義俱爲不順。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其說甚善。東坡曰。以管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處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尙歸死於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事有大小耳。此論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爲仁。管仲爲非仁。孔子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

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王魏當死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實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恆事云。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權而得擅發之邪。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滹南遺老集卷七

論語辨惑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菴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生此論耳初若可喜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

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窮當從注疏伊川以爲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之而實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處窮也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字爲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也而說者皆云爲愠見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喜鑿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亦此民耳其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屬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子曰二字

晦菴解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

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殘忍之忍教人者唯王氏嘗有此訓詳其文勢止從舊注爲長

子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爲甚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邢氏疏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義以文觀之弼說爲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周式楊傑以師爲衆張九成以讓爲責劉原父吳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爲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爲仁在己無所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菴云言當勇往而必爲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之辭非眞與師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爲窺議王室之意至引高歡見魏政不綱退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答子張恭寬信敏惠章晦菴載一李氏之說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菴擇取衆說頗爲精簡如此等者何必錄哉

東坡以患得之當爲患不得之蓋闕文也予以爲然

子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晦菴載李氏之說曰非教人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以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所不爲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於已乎南軒

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眞欲使人爲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於他善將恃此以爲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聞子游弦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爲虐而已而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眞乃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爲戲竊謂不然夫使爲上者知所以愛人爲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之間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有是戲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觀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說甚佳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顚隮之不免故遯於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於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於去就之跡後人疑於記者之言以爲三人之所爲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遂委曲而爲之說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於其親比干仁於其君箕子仁於萬世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爲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爲親戚畔之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尙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爲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陳

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於垂世。則著之簡册足矣。縱復不然。未爲大過。而乃坐視國亡。徉狂苟免。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疎。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爲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信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菴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王紫徵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罄盡忠赤。深結主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誡號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從。是道也。出於至誠而已。其說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輒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或一諫不從。則奉身而去。自謂無愧於其心。嗚呼。彼亦嘗先盡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小德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說得之。曰可云者。猶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謂也。舊疏丟不責其備故曰可。晦菴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認爲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終爲大德之累。跬步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

子之訓哉。晦菴既已失之。而又載吳氏之說。以爲此章不能無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爲語之病。亦已誣矣。吳氏者何人也。賢賢易色章既云子夏之言。其弊將至於廢學。而於此復爾。子夏之遇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潁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矜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謂誣也。蘇氏之言。深切時病。予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說以仕優爲優閒有餘力。學優爲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皆訓爲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爲極耳。優游則見事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其變。故能起當今之弊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如此。雖不挾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涖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涖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爲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

也。而曰是亦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說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東坡曰。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鄧氏以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爲難。此雖順於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致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偁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偁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難。是二說者。可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切。學者其詳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晦菴曰。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被惡名也。其說甚佳。東坡以爲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稱其有恕紂之心。賢於孟子賊仁殘義之說。皆謬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愼所居。而二字乃爲恕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稱人之惡者。亦何至滌洗桀紂以爲忠厚哉。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論矣。今乃妄生訾毀而爲獨夫地。是亦惑之甚也。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顚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爲義訓。以爲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爲近人情。

故從之。程氏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虐、賊同稱。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豈容或吝。蓋非惟在君爲不可。而有司亦不當耳。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豈有君不吝於上而有司當吝於下乎。上下同心。以歸於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懼失陷而獲罪。求增羨以爲能。是故習成此風而不免孔子所謂有司者。亦就其弊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爲臣道之正。其所見顧不鄙哉。以此談經。安得不戾聖人。以此爲政。安得不害天下。

滹南遺老集卷八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志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言。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爲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爲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王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能自足。則不可取。取之使傷廉。予以爲孟子之意。止謂於義何如耳。豈論己之有無哉。義所當取也。己雖有餘。取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卻於合當與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

惠。此又迂闊之甚也。孟子亦曰。與之不當。則將以爲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說。嗚呼。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厭乎人心。

仲尼不爲已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太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已甚之事。在他人或有之。非所以論仲尼也。聖人於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於已甚而後不爲乎。

南軒解久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眞有矣。而謂烏知其非有。此闡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遽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己有乎。蓋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爲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弘裕矣。其說甚好。晦菴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非眞有。又云。假之雖久。終非己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於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爲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意。質之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假之與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於不解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亦禮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卽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橋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圮壞而子產適見。因以救一時之急。豈專以此爲惠而孟子亦豈誠譏子產哉。蓋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遺衣遺食之徒。故借其事以爲戒耳。東坡遂以孟子爲失。張子韶既知其出於一時。而復求子產之病以實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說。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論。以爲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爲決。故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重明之。其勢然爾。任人之問如子貢之問。則孟子之所答。亦將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軒頗見其旨。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爲君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其說近於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而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子之書則爲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愊夫曰。此論似高而實非也。言之邪正。顧人何如。豈氣所能變哉。莽之文姦。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焉。夫陽虎志於爲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於爲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陽虎若曰。爲仁則不得致富。故爲富者不暇顧仁。孟子若曰爲富

則必致賊仁。故爲仁者不當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言有可採。不以人廢誤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於仁富不能兩立。則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爲滕文厚斂之戒。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爲斷然之說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己。卽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王聞訞一夫紂未聞弒君也。而說者疑焉。予以爲警時君之語耳。

淮南遺老集卷九

史記辨惑一　採摭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贊云。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者。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其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卻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遷於四夷。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爲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且雜乎。

夏本紀載皐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

天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皋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第。卽班固所謂疎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已哉。

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播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甚明。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始。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爲臣姓名。而遷遂以爲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與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勳賢。而謂之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此而興乎。索隱引楚詞爲證。彼楚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曰巫咸乂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語耶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略言其大旨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考之于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語也

殷紀曰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

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按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爲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齊世家曰。武王自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爲與太公作。一以爲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耶。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紀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册匱中而祕其事。武王旣喪。羣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而王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旣載周公納册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於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於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蚤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爲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旣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

逸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爲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誤一至於此蓋不維牴牾於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

衞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周公告之以尚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悅周公可乎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揚業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武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謬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

周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甯絕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肹誓曰云云作此肹誓何用四字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尚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尚書滋多於是則其書當時已傳矣縱未列於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其所取於他書者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此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孔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爲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蓋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

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太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答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爲黨巫馬期特傳其語而已既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爲期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誤歟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爲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今以爲答康子蓋撮略論語而失事實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奡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爲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予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之耳而史記以爲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唯非其本

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遊。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錄。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已上三章。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於此。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者。尤無謂也。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衞、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答之。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以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爲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文辭雜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茅璞曰。司馬遷不信眞孟子而信僞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爲已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予謂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生之難。而又謂段生易。何邪。此雖無係於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碏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劉子玄謂陳侯尙存。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爲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訓而蓋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謬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

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飛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爲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湣公被弒季友自邾奉湣公弟申入立之是爲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爲悖衛世家云朔黜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卽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聲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聲此本是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於左氏當以爲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於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於擊鐘邪司馬氏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史記稱宰予與田常爲亂。夷其族。爾人辨之曰。齊相闞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爲然。考之左氏。鬻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卽闞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則其謬誤豈獨宰予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爲闞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衞世家稱莊公名蒯聵。而仲由傳作黃聵。衞世家云孟縶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縶。是不當從一乎。